

产权混改背景下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研究

李灿, 刘艳

(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 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 对成功实现自然资源价值的三个农村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研究发现, 在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 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是一个“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价值实现”的动态演进过程。由于村域间的特色化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背景等各项特征存在诸多差异, 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实现路径的具体表现也会有所不同。研究有如下启示: 实现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 要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和村委会的组织协调功能, 有效利用社会资本的优势, 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要充分利用村庄自然资源的独特性以及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 聚集优质生产要素并进行创新, 构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 提供具有特色的生态产品。关于农村自然资源资本化的探索性研究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和模式借鉴。

关键词: 农村集体产权; 混合所有制; 自然资源; 资本化; 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 F32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4-0100-12

一、引言

农村自然资源是村集体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如何在充分实现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同时又保护和提升其生态价值? 实践表明,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最有效的途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明晰集体产权归属、完善集体产权职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以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保障^[1]。区别于传统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模式, 混合所有制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组建运营实体所形成的产权结构和经济形式^[2], 具有开放性、融合性、流动性等特征^[3], 有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聚集城乡优质资源要素以及提升农村集体经营管理能力^[4]。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 自然资源是最重

要的生产要素, 但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价值构成及其保值、增值认识不足, 并没能充分发挥农村自然资源丰富这一天然优势,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农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的现状也越来越严峻。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2021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鼓励采取多样化模式和路径, 科学合理推动“两山”理论实现, 拓展延伸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发挥农村资源和生态优势, 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2022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表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收稿日期: 2022-12-22; 修回日期: 2023-06-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混改研究: 股东异质性、利益冲突与共生治理”(2023JJ3020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工商资本参与下农地经营权入股的模式比较与治理创新研究”(20BJY130)

作者简介: 李灿, 女, 湖南湘阴人, 博士, 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二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企业绩效评价与资产价值计量、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 联系邮箱: 1024932345@qq.com; 刘艳, 女, 湖南娄底人, 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混合所有制农业经济组织治理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此, 学术界针对如何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价值, 从消费目的^[5]、生产经营^[6]、生态产品属性^[7]、主导主体^[8]等方面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实现机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但鲜有学者研究农村集体自然资源的价值实现。农村自然资源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乡村部落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属性特征被忽视^[9], 且现有研究没能对农村自然资源价值实现的具体路径作出解答。

基于此, 本文以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 针对农村碎片化自然资源难以聚合、优质资产难以提升、社会资本难以引进等现实问题^[10], 探索社会资本、村集体以及农户参与农村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 以期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以及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自然资源及其资本化的含义

联合国在 2012 年重新修订的《2012 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中指出, 自然资源包括所有天然生物资源(如林木和水生资源)、矿产和能源资源、土壤资源和水资源。而生态资源是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各类资源的总称, 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11]。两者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既相互联系, 又有各自的内涵特征^[12]。自然资源作为天然存在的、有使用价值且可提高人类福利水平的资源总和^[13], 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 蕴含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14]。生态资源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则都要大于自然资源^[15], 作为一种“存量”, 生态资源囊括了一切能够构成生态环境的、具有生态服务功能或生态承载能力的各类资源要素^[16]。产权明确、能够被开发利用、能够将价值货币化的自然资源就是自然资产^[17], 它能够在现在和未来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或其他福利, 具有稀缺性、效益性以及产权明晰等特点^[18]。

关于自然资本的概念早在 1997 年就被提出, Costanza^[19]、Daily^[20]认为, 自然资本是能在

现在或未来产生有用产品或服务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存量的新型资本形态, 通过这种形态, 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可持续性。这一概念的具体明确, 为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1]。

自然资源资本化涉及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三种资源的形态转化^[21]。在资源稀缺性的驱使下, 明晰自然资源产权, 将自然资源作为资产进行管理并转化成自然资产, 随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自然资产进入市场并转变为可以流动的自然资本^[22]。自然资源资本化的本质是在自然资源存量价值的基础上, 挖掘自然资本流量价值与生态系统服务的间接价值^[23], 通过存在价值—使用价值—要素价值—交换价值的转化实现价值增值^[11]。与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的区别在于, 其价值维度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 还反映在生态和社会等方面^[24]。自然资源价值的科学实现将为有效规避资源诅咒现象、协调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5]。

(二) 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模式

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对自然资源资本化实现展开了诸多探索, 但是尚未形成共识。

从主导发起者视角, 学术界将自然资源资本化路径分为政府主导路径、市场主导路径和社会主导路径^[8]。然而, 政府主导路径下财政资金缺口大且利用效率不高, 市场主导路径下存在交易规则不明确或市场监管失灵等问题, 社会主导路径下面临市场主体参与的激励措施不够等问题^[26]。于是, 我国在近年来以利益导向调动社会资源, 鼓励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形式多元的生态资产经营管理模式^[27-28], 丘水林^[29]则在此基础上根据政府主导力量和私人部门参与程度的强弱, 将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为公私合作、私人交易、政府补偿和组织认证四种模式。国内外对此已展开了诸多实践, 例如, 日本通过政府统筹规划并引导社会部门、公众参与整个生态产业体系的供给、支付、价值核算等各个环节, 成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体系^[30]; 西非运用的塞内加尔生态村网络^[31]和乌克兰森林资源资本化^[32]都以社区为主导连结政

府和国际,并通过建立法律机制承认社区和私营部门的合法权利。我国于2018年明确要求在贵州、浙江、江西和青海率先试点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性价值实现路径^[33];河北省生态涵养区也构建了生态大农场、公共资源产权再分配、政府—企业股权合作三种生态资本运营模式^[34]。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不同经济区域自然资源价值实现的具体举措和成效^[35],但是由于价值实现过程的复杂性与区域自然资源的差异性,使得这种典型性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差异,由此形成的典型经验的可推广性与模式复用性仍有待商榷^[23]。

(三) 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理论与实践

在理论方面,有学者提出了以村社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引入多元化经营主体推动资产增值,实现跨流域和跨区域的生态资源共同治理^[36]。乡村生态产业化应遵循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耦合机理以及价值转化原则,通过资产集中流转、经营主体培育、产业要素融合等推进自然资源资本化^[37]。从乡村内部视角出发,有学者以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与主体能动性作用为重点,构建了以村集体为纽带、利益主体联动为基础、多样化利益联结模式为手段的自然资源价值实现核心机制^[9]。同时农村生态资源存在规模差异,小规模依靠村集体主导下的经营模式决策和非正式规则,大规模则更加依赖政府的产权重构、空间规划和管制等^[38]。自然资源资本化最终都需要紧紧依赖市场发育和市场演化,依照“社会意识—社会需求—企业家—产权主体的生成—产品化—市场发育”的演化发展逻辑,有效利用市场,促进生态资产的价值兑现^[39]。

在实践探索中,哥斯达黎加通过政府、林地所有者与资本的合作,运用林业经营等方式实现区域内生态价值^[40]。意大利普罗赛克在考虑农户和非农户声音的基础上,社会资本、当地社区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实现可持续的旅游发展和景观管理^[41]。福建省南平市采取政府搭台、农户参与、市场运作以及企业主导的设计思路,搭建了一个森林生态银行^[10],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创新模式,其创新性侧重于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将生态产品价值网中的关系、能力和价值属性具化,从而更加明晰利益主体、核心能力要素以及生态产品^[42]。四川省彭州市宝山村以村集体为主导,通过价值共享、利益联结、分层运营以及组织协调等机制形成个体与集体的互惠共生形态,推动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充分融合^[43]。

文献回顾表明,学界对自然资源价值实现的相关概念内涵、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探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自然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其依托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区域整体性和空间连续性^[44],价值蕴含时间长、阈值空间弹性大、区域差异明显^[6],现有关于自然资源资本化实现机制的研究仍很薄弱,亟需在不同情境下进行充分考察与深入探究。纵观具体的农村集体资源研究领域,目前鲜有学者关注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理论和实践,基于多元资本参与自然资源资本化实现的研究文献更是稀少。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基于农村集体产权混改以实现自然资源资本化,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在保证工商资本投资者、村集体、农户等各方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发现农村自然资源资本化的有效实现机制、确定其适配实践模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多案例资料选择扎根理论法作为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针对原始资料从下往上归纳建立理论^[45]。在构建理论时,需通过规范严谨的研究程序在原始资料和原始资料之间、理论与理论之间不断进行归纳、演绎、推理、比较以及假设验证,从而厘清因素间的脉络关系和作用机制^[46]。扎根理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可追溯性和可验证性,而且这一严谨规范的研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定性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支持,提高结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47]。关于“HOW”与“WHY”的问题,案例研究法

恰好能对此进行较好的回答^[48],而在案例数量的选择上,多案例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更具有普适性^[49]。

本文基于多案例资料选择扎根理论法作为研究方法,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关于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现有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对其建立系统性的科学理论支撑,运用扎根理论探究具体案例情境有利于厘清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内在逻辑机理;二是混合所有制经营是我国的本土现象,国内外情境相差甚远,运用扎根理论探究我国本土案例背后的规律和脉络并进行理论构建,有助于推动和帮助我国学者深入研究我国本土现象、总结提升中国管理经验^[50];三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然而鲜有研究剖析其作用机制,选择扎根理论方法梳理归纳具体案例中涌现的现象,有助于科学构建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基于多案例资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深入考察产权混改背景下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内在机理,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实现路径。

(二) 案例选择与简介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理论抽样原则^[45]和目的抽样原则^[51],所选定研究对象都为以产权混改为背景并成功实现自然资源价值的农村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基于此,本文选择浙江高家堂村、湖北伍家台村和贵州妥乐村以展开深度调研。

(1) 高家堂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山川乡境内,境内植被良好,山林面积 8 456 亩,其中毛竹林 4 639 亩,年产毛竹 20 余万支。过去家庭承包经营规模小而散,缺乏规模效应与竞争力,林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无法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要求。2017 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村集体闲置土地和山林等自然资源与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折现入股 30%,浙江云上草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云上草原)以现金入股 70%,组建混合所有制的安吉蝶兰风情旅游开发公司,村集体主导项目规划、景区建设和财务管理,云上草原负责品牌建设和营销,以“公司+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全

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延伸休闲产业配套产业链,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2021 年,高家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为 400 多万元,村人均收入超过 5 万元;2022 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458 万元。

(2) 伍家台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其茶产业历史悠久,但茶产业多为散户种植、个体经营模式,且村办茶厂设备陈旧、资金短缺,难以持续经营和获得规模效益。2008 年,伍家台村引进私人资本投资的昌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昌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认缴资金 26.23 万元,占股 53.25%,农户整合资源资金 23.03 万元,占股 46.75%,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伍家台贡茶专业合作社;发展“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新模式,建立以昌臣公司为龙头的“1+X”的联结机制,通过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聚集整合本地茶叶种植及加工资源,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2021 年,伍家台村村民种植的茶叶单亩收入最高突破万元,平均每亩增收 3 000 多元。

(3) 妥乐村地处贵州省六盘水市,有着“世界古银杏之乡”的美誉。妥乐村村民一直以农业种植为主业,村庄交通不便,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十分有限。随着“三变”改革与旅游脱贫工作的全面展开,政府组织农户将 1 450 棵古银树入股妥乐银杏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引入的盘州市妥乐古银杏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形成公司占股 70%、合作社占股 21%、农户占股 9%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建设以银杏为核心的旅游景区;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并以收益二次分红的利益联结方式与公司合作,建设银杏系列农产品种植基地。依托银杏,2021 年妥乐村实现旅游总营收 278 万元,人均年增收收入 2 万余元。2022 年年初至 10 月下旬,实现旅游收入 134.6 万元。

(三) 资料收集与数据控制

为保证资料的全面性和权威性,本文案例研究资料均通过整理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而得。首先,课题组成员对政府官网数据、新闻报道、企业公众号及论坛内容、企业会议纪要以及已公开

发表的学术论文等基本资料进行梳理。然后,课题组负责人带领课题组成员通过电话访谈、实地调研以及参与式调研观察获取一手资料,对研究初期获取的二手资料进行核实、补充以及校正。最后,根据“三角验证”检验数据的饱和度和,遵循信息完整和理论饱和原则,反复比较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最终确定高质量案例资料文本^[52]。

四、资料分析与发现

(一) 资料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通过不断分解和比较离散

化的数据资料,从而获得数据间的内部联系,进而提炼出初始概念而形成范畴的过程^[53]。本文在没有理论预设的前提下,以开放的态度根据开放式编码的三个步骤即贴标签—概念化—范畴化,分析和比较三个案例的原始资料,归纳出40个概念,并提炼出15个范畴,如表1所示。

2. 主轴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所提炼初始范畴的基础上,通过主轴编码不断识别和分析范畴之间的内涵逻辑,以进一步厘清范畴的性质与层次^[54]。本文针对研究主题,依据研究范式将15个初始范畴提炼为5个副范畴,归属于4大主范畴,分别为自然资源资产化、自然资源资本化、自然资本价值实现、自然资源资本化保障因素,如表2所示。

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社员全部以毛竹林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折算为总股金366万元(高家堂村)	资产价值	价值计量
依托自然环境和茶叶种植基地,发展“茶叶产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伍家台村)	文旅结合	产业融合
以“公司70%+合作社21%+农户9%”的比例份额分成景区门票收入(妥乐村)	股份份额	股份折算
昌臣公司负责产品规划、品牌设计、生产规范和市场营销。村委会作为中介和担保,协调流转农户土地(伍家台村)	职责安排	权责划分
2021年村集体收入超过400万元,村人均收入超过5万元(高家堂村)	农户收入增长	经济价值
村落左右两侧连绵高山的山体植被以常绿乔木林为主,不仅有效减少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同时作为天然的前后屏障,有效阻挡了妥河蒸发的水汽随风扩散,使得妥乐雨水充沛时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妥乐村)	生态功能	生态价值
公司将每年景区门票收入的21%用于村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9%用于古银杏树入股农户分红(妥乐村)	利润分配	股东互利共赢
.....		
昌臣公司带动和辐射4个乡镇45个村5万多户茶农,在长潭河侗族乡王家坝易迁安置小区开办茶叶分厂,促使当地群众亩均多增收1000元以上(伍家台村)	产业带动	社区协同发展
建立“村集体合作社+企业”的发展模式(高家堂村)	利益联结	混合经营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和“持续保护、协调发展”原则,保护和延续当地自然资源、历史风貌(妥乐村)	在发展中保护	资源保值增值

注:如有需要,可单独提供具体的案例资料、具体的数据分析过程。

表 2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对应的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阐述
自然资源	资源特性	经济价值	自然资源具有产生经济效益的潜力，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	自然资源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固定土壤、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基本的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自然资源具有承载民俗风情或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
自然资产	资源资产化	清产核资	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进行核查，准确记录村集体资产的实物存量
		权责划分	明确资源的产权归属，清晰界定权利与责任主体
		价值计量	科学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形成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基本条件
自然资本	资产资本化	要素整合	通过产权混改以有效整合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提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股份折算	基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的科学计量，合理折算异质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份额
		混合经营	产权混改背景下实现企业、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共建、互利共生
价值实现	价值实现 路径	产业融合	通过产权混改实现“三产”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相互渗透、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
		价值链提升	充分挖掘、培育自然资源的附加值，提升价值链
		利润形成	实现自然资源产品(服务)的市场销售，形成利润
	价值实现 目标	股东互利共赢	各投资主体实现共商共建、利益共享
		社区协同发展	带动其他农村社区自然资源价值实现
		资源保值增值	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保护、提升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确保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通过识别主范畴来提取核心范畴，从而建立并阐述范畴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逻辑清晰的理论模型。本文基于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来阐释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其中，社会资本、村集体与农户等多元主体在这一逻辑框架

中共建共享、互利共生，实现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农村集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愿景，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 理论模型阐释

1. “资源—资产”的形成机制

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是壮大集体经济的基础，其潜在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对自然资源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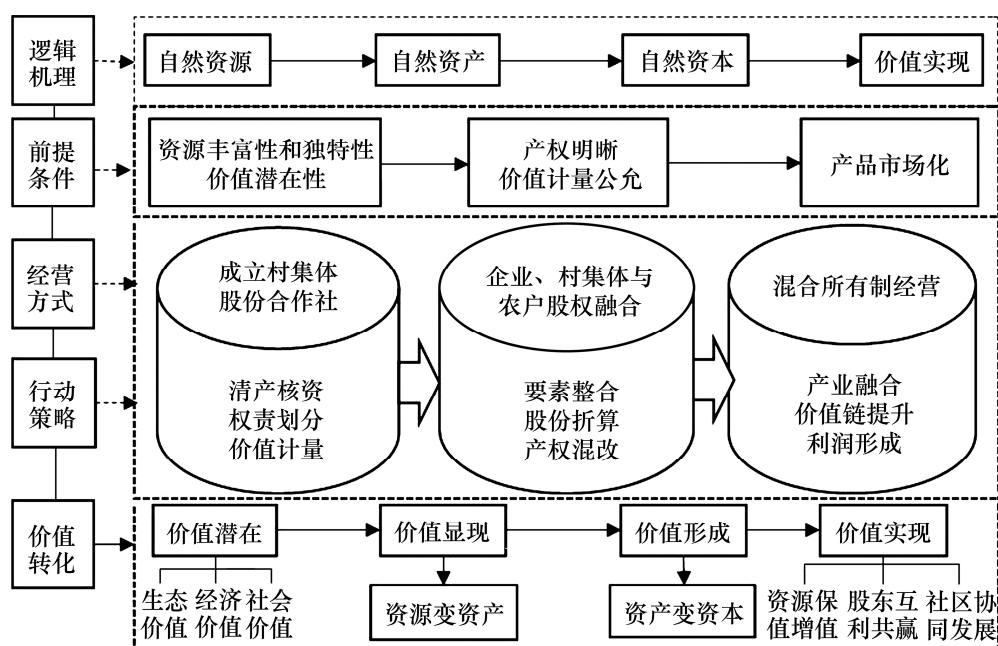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实现机制理论模型

行清产核资、规范入账,可以盘活农村集体自然资源,保障自然资源的存量非减性。同时,村集体通过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将林木、土地、水源等集体自然资源转变为资产,在保障村集体主体权益的同时,明晰村集体成员的责任和权力范围,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收益分配份额,保障农户可以公平、公正地享受到村集体资源资本化的经济收益。当农村集体自然资源具备了转化为资产的前提条件时,农户参与资源资本化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与资本化过程中的经营主体之间形成共建共享共担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组织体系的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潜在的自然资源价值也开始显现。

2. “资产—资本”的转化机制

产权混改背景下,实现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本的转化需要多元经营主体的参与,而产权的明晰和价值的公允计量是实现“资产—资本”的前提条件,基于此,通过科学的股份折算以构建多元投资主体间稳定的利益联结体,推进企业、村集体与农户股权融合,使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成为可能。在混合经营中,一方面,形成以村为单位的经济单元,整合村庄内部土地、林木等自

然资源,与在资金、技术、管理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社会资本结合,形成一条协调耦合的动态作用链,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扩大资源作用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股份折算,确定企业、村集体与农户之间享有的股份份额,合理配置各投资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共生治理,确保集体收益使用和分配的公平性^[55]。然后,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企业+村集体+农户”“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基层政府+基地+农户”等多种产权混改经营模式,激发经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组织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提高产业的市场竞争力^[56]。

3. “资本—价值”的实现机制

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需打通从产品到市场的通道,通过产品市场化,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的保值与增值,获得经济效益。本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经营使包括社会资本、村集体、村合作社以及农户在内的多元经营主体联结在一起,通过专业化分工促进产业融合、价值链提升与市场交易实现。产业融合不仅可以撬动一、二、三产业,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完成整体产业链

的利益捆绑,通过“生态+”产业融合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丰富自然资源产品的内涵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还将通过优势互补、相互渗透的产业布局体系,解决产业链产品结构单一、产品创新不足以及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研究发现,集“种植/培育—收购/整合—加工/规划—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将使单一的初级产品衍生出集性能与工艺于一体的多类型产品,从而大幅度提高产品的循环利用率以及产品附加值。同时,在以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为导向的产业布局中,价值链的提升是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在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实践中,混合所有制经营主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合理的利润分配,改善了过去存在的村集体收入单一等现状,拓展了村集体增收渠道,夯实了村集体的经济基础,使农户获得持续的财产性收入,促进了社会资本、村集体与农户互利共赢;并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功运行具有辐射效应,可形成产业联盟并带动邻近村庄经济协调发展,增加广泛的农村社区就业。与此同时,为了使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资本化所实现的收益必须部分用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技术的提升以及生产经营过程的精进,这样可避免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资源环境造成损害,将促进生态环境有效

修复与自然资源永续利用。

五、进一步分析：实现机制的差异化选择

本文在整理案例资料时发现,尽管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路径遵循“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价值实现”的逻辑机理,但是村域间的特色化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背景等存在诸多差异(见表3),因此,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路径也会有所不同。

浙江高家堂村是村集体主导模式。村集体主导模式不仅需要有能力充分发挥职能的村两委与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而且还需要村庄、村集体以及农户有良好的经济支撑。从外部因素来看,高家堂村所属的浙江省安吉县是世界上野生竹种类最多的地方,而且位于长三角腹地,区域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方面,早期开设竹厂获取的经济收益为村集体与农户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村两委将村庄从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改造成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显示有良好的治理体系。因此,浙江高家堂村村集体能充分发挥其职能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全村毛竹资源,实现产业绿色转型与升级,而且在引入社会资本后,把关落户项目,与社会资本各司其职,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旅游的建设。

表3 村集体的异质性与实现机制的差异

	浙江高家堂村	湖北伍家台村	贵州妥乐村
资源特性	野生竹种类特别丰富	拥有天然茶资源优势和古老悠久的茶文化	“世界古银杏之乡”
地理位置	湖州市安吉县	恩施州宣恩县	六盘水市盘县
交通条件	交通便利	交通闭塞	交通不畅达
文化背景	山水秀丽,人杰地灵	贡茶历史悠久	“树缘”村寨文化
混改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富裕村,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	贫困村,多民族聚居地,经济落后,文化贫瘠	经济发展缓慢,彝族聚居地,以农业种植为主
利益联结模式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	公司+农户	公司+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
治理模式	村集体主导	社会资本主导	国有资本主导

恩施伍家台村是社会资本主导模式。与浙江高家堂村不同的是,伍家台村混改前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落后,即使有着茶叶种植的天然地理优势以及悠久的贡茶传统制作工艺,但是仍然难以依靠村集体发挥资源优势,带动农民增收与乡村发展。因此,伍家台村先引入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的经济优势与扶贫功能,然后与农户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乡贤能人的带动作用,缓解社会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构建“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垂直一体化组织结构,推动小农户与现代产业的对接,改变农户“自力更生,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在统一生产的基础上构建统一的经营标准,实现生产规模化与经营专业化。

贵州妥乐村是国有资本主导模式。妥乐村依托古银杏树群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制约:首先,虽然妥乐村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但道路交通不畅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旅游市场的发展。其次,古银杏有着季节性的最佳观赏期,不合理的旅游景区规划会导致游客短期内的爆发式聚集,从而对古银杏的生长环境造成一定威胁。最后,妥乐村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且具有浓郁的村寨文化,社会资本极易占据主导优势,忽视村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国有资本承担着经济建设、资源环境保护以及村寨文化延续的三重社会责任,专业化经营与建设旅游景区,在带动村集体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古银杏树的保护与村寨文化的延续。

六、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为激活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本文利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索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是一个“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价值实现”的动态过程,首先,需要识别村集体自然资源的独特性和稀缺性,判断自然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通过清产核资、权责划分和价值计量实现自

然资源资产化。其次,通过企业、村集体与农户股权融合整合各类资源生产要素,公允约定多元主体的股份份额,形成“公司+村集体+农户”等多种混合经营模式,实现自然资源资本化。在混合所有制经营中,通过产业融合和价值链的提升,为自然资源价值实现注入外部推力和内部动力,并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实物形态到货币形态的转换。最终协同实现经济效益目标、生态环境目标和社会效益目标。

(二)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科学呈现了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发现了农村集体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针对农村碎片化自然资源难以聚合、优质自然资源难以开发、自然资源价值难以实现等问题,利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完整展现“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价值实现”的逻辑路径。第二,基于产权混改背景,探索了实现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农村混合所有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农户、村集体、工商资本等多元股权融合所形成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研究贡献了新的学术观点和思路。第三,促进了会计学、财务学、农业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等不同学科领域学术思想的融合,拓展和丰富了产权理论及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理论。

(三) 实践启示

本文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启示。

第一,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造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构造“社会资本+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可充分吸收外部资金、管理、技术和渠道等要素,并通过三产融合盘活自然资源,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可为农户带来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并进一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社会共同富裕。如在龙头企业的规范管理和技术指导下,伍家台村运用现代制茶技术实现了茶叶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有机化种植,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5万元。

第二,为避免同质化竞争,需要充分利用村庄自然资源的独特性以及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聚集优质生产要素并进行创新,构造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产业链, 提供具有特色的生态产品, 以最终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资本化。如妥乐村充分利用村落独特的古银杏树资源, 结合独具特色的手工艺技术与民族活动项目, 增强游客对古银杏林风景的美好感观以及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 逐渐获得了“世界古银杏之乡”的盛誉, 并以人树和谐相依的古树文化为核心, 成功打造了推向世界的“诗画妥乐”村落名片, 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持续保护。

第三, 为了解决资源有限性和经济发展无限性的冲突, 需要在生态保护中发展经济,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 用经济收益的一部分来促进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持续增强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如高家堂村在项目获利之后, 继续与世界银行合作引进了毛竹套种阔叶林项目, 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缓解因毛竹林品种过于单一造成水土流失、病虫加剧、土壤结构单一等问题, 对毛竹产业发展和竹林生态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篇幅的限制以及资料获取的局限, 本文存在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 本文研究所获取的都是自然资源资本化实践效果较好的案例资料, 没能收集到失败案例, 没有通过案例比较以从更深层次剖析自然资源资本化成功或失败的内在归因。其次, 自然资产不同于其他资产, 其天然存在地域性、动态性、可增长、可消耗等特点^[28], 在实践中, 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资源规模与特性、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 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和具体实施路径也将存在差异, 这是需要我们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芦千文, 杨义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84-103.
- [2] 周振. 混合所有制改造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 2020(10): 37-40.
- [3] 赵翠萍, 王瑾瑜. 农村混合所有制的多元探索: 实施、障碍与建议[J]. 中州学刊, 2020(11): 40-46.
- [4] 周振. 社区开放、产权混合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造的研究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7): 112-126.
- [5] 麦瑜翔, 屈志光. 生态资源资本化视角下农业双重负外部性的治理路径探讨[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8(2): 81-84.
- [6] 黎元生. 生态产业化经营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4): 84-90.
- [7] 俞敏, 李维明, 高世楫, 等. 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的理论探析[J]. 发展研究, 2020(2): 47-56.
- [8] 丘水林, 靳乐山.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理论基础、基本逻辑与主要模式[J]. 农业经济, 2021(4): 106-108.
- [9] 贾晋, 刘嘉琪. 唤醒沉睡资源: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基于川西林盘跨案例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11): 131-144.
- [10] 崔莉, 厉新建, 程哲. 自然资源资本化实现机制研究——以南平市“生态银行”为例[J]. 管理世界, 2019, 35(9): 95-100.
- [11] 张文明, 张孝德. 生态资源资本化: 一个框架性阐述[J]. 改革, 2019(1): 122-131.
- [12] 袁广达, 王琪. “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动因与路径[J]. 财会月刊, 2021(17): 25-32.
- [13] 杨璐, 肖攀. 筑牢“两统一”核心职责的产权基础[N].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06(006).
- [14] 宋马林, 崔连标, 周远翔. 中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与制度: 现状、问题及展望[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 1-16.
- [15] FANG Q S, LI H X. The concept delimitati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capitalization of forest ecological resources[J].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021, 45(4): 424-440.
- [16] 严立冬, 谭波, 刘加林. 生态资本化: 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9(2): 3-8, 142.
- [17] 臧宏宽, 胡睿, 郝春旭, 等. 自然资源资本化运行市场建设框架建立与实施路径[J]. 生态经济, 2021, 37(12): 158-162.
- [18] 郭韦杉, 李国平, 王文涛.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概念辨析及核算框架设计[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11): 11-19.
- [19] COSTANZA R, D'ARGE R, GROOT R D,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 capital[J]. *Nature*, 1997, 387(6630): 253-260.
- [20] DAILY G C.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 [21] 严立冬, 李平衡, 邓远建, 等. 自然资源资本化价值诠释——基于自然资源经济学文献的思考[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10): 1-9.
- [22] 陈水光, 兰子杰, 苏时鹏.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可持续实现路径分析[J]. *林业经济问题*, 2022, 42(1): 21-29.
- [23] 刘韬, 和兰娣, 赵海鹰, 等. 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般化路径探讨[J]. *生态环境学报*, 2022, 31(5): 1059-1070.
- [24] 周小梅, 黄鑫. 乡村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路径: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制度创新[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9): 23-27, 39.
- [25] 王茹.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理论的“两山”转化机制研究[J]. *学术交流*, 2020(7): 112-120.
- [26] 张丽佳, 周妍.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路径探索[J]. *生态学报*, 2021, 41(19): 7893-7899.
- [27] 刘伯恩.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内涵、分类与制度框架[J]. *环境保护*, 2020, 48(13): 49-52.
- [28] 于贵瑞, 杨萌. 自然生态价值、生态资产管理及价值实现的生态经济学基础研究——科学概念、基础理论及实现途径[J]. *应用生态学报*, 2022, 33(5): 1153-1165.
- [29] 丘水林. 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政府角色定位与行为边界——基于“丽水模式”的典型分析[J]. *理论月刊*, 2021(8): 77-85.
- [30] BAYLIS K, PEPLOW S, RAUSSER G, et al. Agri-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the EU and United States: A comparis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5(4): 753-764.
- [31] ILIEVA R, HERNANDEZ A. Scaling-u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agri-food system innovations in Brazil, New York, and Senegal[J]. *Sustainability*, 2018, 10(11): 4057.
- [32] SAKAL O, TRETIK N, KOVALENKO A, et al.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on the example of Ukraine)[J]. *AgroLife Scientific Journal*, 2021, 10(1): 193-203.
- [33] 孙博文.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瓶颈制约与策略选择[J]. *改革*, 2022(5): 34-51.
- [34] 刘月娜, 张嘉伟, 于茜. 河北省生态涵养区生态资本运营模式及保障机制研究[J].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0, 19(3): 11-19.
- [35] 赵晓迪, 赵一如, 窦亚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国内实践[J]. *世界林业研究*, 2022, 35(3): 124-129.
- [36] 温铁军, 罗士轩, 董筱丹,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 *中国软科学*, 2018(12): 1-7.
- [37] 张轩畅, 刘彦随, 李裕瑞,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产业化机理及其典型模式[J]. *资源科学*, 2020, 42(7): 1275-1284.
- [38] 马贤磊, 金铂皓, 杜焱强. 规模异质性视角下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 19(3): 24-34, 166.
- [39] 罗必良. 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态逻辑[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1): 13-24, 111.
- [40] CHOMITZ K M, BRENES E, CONSTANTINO L. Financ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 The Costa Rican exper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9, 240(1-3): 157-169.
- [41] VISENTIN F, VALLERANI F. A countryside to sip: Venice inland and the prosecco'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wine tourism and rural exploitation[J]. *Sustainability*, 2018, 10(7): 2195.
- [42] 吴翔宇, 李新. “生态银行”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机制[J]. *世界林业研究*, 2023, 36(3): 128-134.
- [43] 卢祥波, 邓燕华. 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与个体的互惠共生关系探讨——基于四川省宝村的个案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3): 30-42.
- [44] EKINS P, SIMON S, DEUTSCH L, et al. A framework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critical natural capital and strong sustainabilit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 44(2): 165-185.
- [45]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1967.
- [46]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 73.
- [47] 贾旭东, 谭新辉. 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 *管理学报*, 2010, 7(5): 656-665.
- [48]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 [49] COUSIN G. Case study research[J].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2005, 29(3): 421-427.
- [50] 贾旭东, 衡量. 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J]. *管理学报*, 2016, 13(3): 336-346.

- [51] GLASER B G. Theoretical sensitivity[M].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1978.
- [52] JICK T D. Mix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riangulation in ac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9, 24(4): 602-611.
- [53] 贾旭东, 衡量. 扎根理论的“丛林”、过往与进路[J]. 科研管理, 2020, 41(5):151-163.
- [54] 吴肃然, 李名荟.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2): 75-98, 243.
- [55] 赵一夫, 易裕元, 牛磊.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了村庄公共品自给能力吗? ——基于 8 省(自治区)171 村数据的实证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2): 52-62.
- [56] 唐惠敏, 范和生. 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5(3): 117-125.

Research on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izing rural collectiv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xed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LI Can, LIU Yan

(School of Accountanc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rooting theor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re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f rural collective mixed ownership.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the capital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natural resources is a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natural resource—the natural asset—the natural capital—value realization". As there exist many differences in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eature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likewise,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realization path for capitalizing rural collective natural resources. The study offers the following inspirations. To realize the capital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natural resource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village party branch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function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and take advantage of social capital effectively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We should also make full 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 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ggregate high-quality production components, and construct industry chain with core competitiveness, hence providing ecological products with characteristics. Such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capitalization of rural natural resources provides further theoretical basis and model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mixed ownership; natural resources; capitalization; realization mechanism

[编辑: 何彩章]